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春秋左傳事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一百九十八

經部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二

宋 章沖撰

宣公

二年

晉於是公族

晉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公即位
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

宦仕也為置田邑
以為公族大夫

又

宦其餘子亦為餘子

餘子適子之母弟
亦治餘子之政

其庶子為公行

戶郎反庶子之
子率公戎行
晉於是
有公族餘子公行
皆官名
趙盾請

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

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
括也
以其故族為

公族大夫

三年

楚問周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馬對曰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
魅罔兩水神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
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年所命也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鄭文公妾夢天與之蘭

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

音紬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

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

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公逐羣

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

其子孫必蕃姑吉人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

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

元 柱也

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穆公有疾曰

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

魯宣公伐莒非禮

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
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
治何以行禮

鄭子公子家弑靈公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

動以示于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
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去大夫龜召子公
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
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君子曰仁而不武無
能達也鄭人立于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
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
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

乃舍之皆為大夫 十年子家卒鄭斲其棺而逐其族
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六年

晉滅赤狄

秋赤狄伐晉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
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七年赤

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十一年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

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

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

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

王猶勤况寡德乎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 十五年潞

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

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

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

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

潞賢人

而奪黎氏地

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

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天奪之魄矣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

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渊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無善人之謂也 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

晉楚戰于郟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鄭及晉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九年楚為厲之役

六年

故伐鄭晉

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
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櫟子

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

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鄭又徼事

于晉徼音古堯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

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巷少車示將遷國人大臨力守

俾婢者皆夾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

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

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尅入盟子良出質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

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

馬及河閼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

馬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

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早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

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

武王始更此陳法因以為名

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

于教為宰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車之右者扶轅為戰備左者求蓐為宿備傳曰

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由是觀之楚陳以轅為主

前茅慮無

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見騎舉絳旆見

步舉白旆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楚以茅為旌識

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

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

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

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

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誅

耆盲昧

也

致討於昧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

先致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

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

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

在師



坎下坤上

之臨



兌下坤上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

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

坎衆兌弱

川壅爲澤

坎川兌澤有

律以如已也

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散爲川壅失法之用從人

之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竭敗也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

天塞

不行之謂臨

川變爲澤

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

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咎韓獻子謂桓子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恚有

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於郟廷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聞晉師旣

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令

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其佐先穀剛愎皮通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

聽而無上衆誰適從適音嫡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

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去轅而北之次于管

以待之晉師在敖二告交反山名之間鄭皇戌雖律使如晉師

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

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

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

文十六
年克庸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

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

做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

蚡扶粉冒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

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

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

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

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

近官

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

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

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

又何俟知季

知莊子

曰原屏答之徒也趙莊子曰藥伯善

哉

莊子趙朔

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

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

敢求罪于晉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

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彘子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

遺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于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

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疑旌摩壘而還靡旌疾驅也靡近也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食亦切下同以最側留反代御執

轡御下兩如馬兩飾也掉鞅掉正也而還攝叔曰吾聞教師

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麋興於前射麋麗龜背之隆高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獻

馬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

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

得而怒欲敗晉師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

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

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
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
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
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李曰不
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激警也使鞏朔韓穿帥七
覆又扶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
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

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王

乘左廣以逐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豚車

逆之潘黨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

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

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

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駒伯命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

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

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也止之曰君

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楚熊負羈囚知

鑿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每射抽矢最納諸厨

子之房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

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

以二者還楚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

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其三曰鋪時緝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
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
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
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
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禁何以豐財武有七德

我無一馬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

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

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匿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

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

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曰得

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

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
食馬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
先穀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
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
謂乎 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
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十五年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

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

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

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

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成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以求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

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

俘馘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繫囚以成其好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

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
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
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善
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
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鄭殺公子曼滿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力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離三弗過之矣豐上六變為純

離豐上六曰豐其屋節其家闕其戶間其無人三歲不覩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致滅亡

間

一歲鄭人殺之

八年

晉滅三卻

晉胥克有瘡疾卻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成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

奚生二子而寡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晉卻犇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

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

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

諸河沈其二子

沈直
蔭反

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

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傳言
擘滄

縱所
以亡

晉卻至與周爭郟

候

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

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
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
氏即狄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

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

勿敢爭

傳言至貪所以亡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

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弃君命也不亡何為十四年夏晉侯使卻犇

送孫林父於衛衛侯饗之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

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以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

子傲取禍之道也 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

及藥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

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

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

六年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

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

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

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卻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既矯亦嬖於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

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
命罪孰大焉胥童夷羊五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
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社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榭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
及諸車又殺之皆尸諸朝

九年

楚殺陳夏徵舒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女服以戲

於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
之公曰吾能改矣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孔子
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 十年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而殺之二子奔

楚 十一年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微舒之相
子夏名 遂入陳殺夏微舒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

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微舒弑其君寡人

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
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
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
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
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
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十一年

楚為艾獵城沂

楚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
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
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十二年

楚子伐蕭

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

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

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附于蕭還旋無

社與司馬邠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

鞠起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智鳥

井而拯之若為茅經突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
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晉宋衛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恆病討貳

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

陳二於楚

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

年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

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

任我則死之 十四年春孔達縊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

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十四年

楚莊伐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無畏扶宋公僕

曰鄭昭

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屏而行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

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

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

直皇結

寢門關

劔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

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朝而獻功於是容貌

威儀

采章

車服

嘉淑

令辭

誨讚

而有加貨

命宥 帶帛 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

圖之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采采人使樂嬰

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遠

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

近

瑜匿瑕

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

馬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
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魯逐東門氏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
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

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十八年初公孫歸
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
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
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
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于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
氏子家還及笙壇 善 惟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
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十五年

魏顛從武子治命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還及
雒魏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
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
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
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十六年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王室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敬烝

烝升也升敬於俎

武子私問其故

王召武子曰王享有體薦

半解其體而薦所以示恭敬

宴有折

之俎

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皆可食所以示慈惠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

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七年

齊晉鞏之役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
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

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齊

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康孟高固逃歸夏

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季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蔡

朝南郭偃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

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速舉言群臣不信諸

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

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晉人緩之逸秋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

子逞其志庶有芻乎

直是切
解也

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

卻獻子爲政 十八年晉侯衛太子伐齊齊侯會晉侯

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蔡朝南郭偃逃歸 成元

年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臧宣叔令修賦繕完

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

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

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廬

蒲就魁門馬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

封弗聽殺而膊

也

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

亮息

向禽將侵

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新築人仲叔

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賈之以邑辭請曲

縣

軒繫纓馬飾皆縣諸侯罷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

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

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

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
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
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
靡笄之下齊高固入晉師築也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
車曰欲勇者賞余餘勇癸酉師陳去于鞏邠夏御齊侯

逢丑父爲右晉解

雙

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

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

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

設之

以御左輪朱殷

於閑

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

耳目在我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擐音志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

去

轡右援

衣

袍而鼓馬逸不

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

易位將及華

化戶

泉駭絳

外戶

於木而止韓厥執繫馬前再

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

令輿師臨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

奔辟

避

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

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爲右載齊侯

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

故火

曰自今無

有代其君任

士

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

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遂自徐闕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

矣辟去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

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

既而問之辟聖司徒主聖之妻也予之石窳力晉師從

齊師入自立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魚玉

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

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

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
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
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
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
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四王之王于也樹德而濟
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
彭豸韋周伯桓文勤而撫之以役
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

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秋

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于上鄆漢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

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

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

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

矣卻伯見去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子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

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

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冬晉侯使鞏朔獻
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
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
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
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
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
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
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

後寧不亦淫從去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誅誨士莊

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

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鞶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

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冬晉

作六軍韓厥趙括鞶朔韓穿荀躐佳趙旃皆爲卿賞鞶

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

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

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曰臣之

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 六年二月季文子以

車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

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

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

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

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

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

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

也周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

之二三猶喪妃

配

耦而沈霸王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

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簡疎也用

大道

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

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

貳德之次也

十八年

楚盟諸侯于蜀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
王卒楚師不出 成元年聞齊將出楚師臧孫許及晉
侯盟于赤棘 二年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亦受
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
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

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
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

強其
丈切

冬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
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
之以執斲人執鍼工織紵織者皆百人公衛爲質以請
盟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
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

盟于蜀卿不書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

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

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

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許其是之謂矣楚師

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

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音基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

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

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成公

元年

王師敗績于茅戎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文十七年周甘歆敗戎于邠垂
來其飲酒也歆音頡邠音審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
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
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茅
戎別

二年

宋文公始厚葬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市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

有四向

四注
槨

棺有翰檜

翰旁飾檜
上飾玉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

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
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申公巫臣通吳于國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

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貪色爲淫淫爲大

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

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

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

是天子鑿殺御叔

子鑿姬兄御叔姬夫

弑靈侯戮夏南

舒

出孔儀

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子反乃

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巫臣使道

馬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

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卻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

錮焉 七年楚圍宋之役宣十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

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

是以爲賦以禦呂魚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

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

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

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

怵力舍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

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莫公說之乃通吳於晉以

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

射馬法百人為半二十
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

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
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

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馬使為行人於吳吳始
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
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八年晉侯使申公
巫臣如吳 九年晉人會于蒲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

三年

晉楚救宋鄭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四年鄭公孫申帥師

疆許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

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

子反不能決 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

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八月及晉趙

同盟于垂棘 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

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
鄭伯行疾故東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

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鄭悼公卒

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
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
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
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
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

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藥武子曰聖人與衆同
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
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
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
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八年晉
藥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六年晉侵沈獲沈
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
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晉衛尋盟

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古制公大國侯伯次國子男小國

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春秋以強弱為大小故衛

侯爵不

得為次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四年

魯成公如晉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李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李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晉滅趙氏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嬰盾弟姬朔之妻角之子婦

五年春原屏

步

放諸齊嬰曰我在故藥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八年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藥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

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
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
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
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年晉侯
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
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
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
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

育易也
心下為

膏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五年

梁山崩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

匹亦

重曰辟

避

傳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纒

武旦反
車無文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

非自

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

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六年

晉遷于新田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
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公揖而入韓獻子從公立於
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

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羸田貌

於是有沈溺

遇疾

重隄之

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
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
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晉遷于新

田

七年

吳伐鄭

吳伐鄭鄭成李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
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
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
是斯不亡矣八年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
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
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變將

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伐鄭

宋華元合晉楚之成

楚子重伐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云公鍾儀獻諸

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于軍府問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

脫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

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
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
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
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
年晉侯使糴徒芻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十一年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

糴茂成而使歸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

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

皮

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

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

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

勇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

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晉卻至如楚聘且蒞

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

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湏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開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

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晉侯及公子罷盟于赤棘十五年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

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遂侵衛藥武子欲報楚

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十六

年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子

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

洵藥 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福之敗諸洵勺 陵獲

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藥

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藥書

將中軍士變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

卻至佐新軍荀營居守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侯古耳與預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

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

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

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

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

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民生敦尤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
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
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勤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
罪也人恤所底音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
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

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

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過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

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

伯不復從

奔走不復故道

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

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史去戰也有故秦

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

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

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

趨進曰塞井夷寇陳於軍中而疏行

戶部首當陳前開營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藥書曰楚師輕窺

周勃

固壘而待之三日

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鬻軍而不陳陳不

遠晦

晦日陰之終
兵家所忌

在陳而器合而加器各顧其後莫有

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子重使大宰伯州

犁侍于王後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

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

晉侯左右人之語

苗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

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

吉其卦遇復



震下坤上

曰南國蹇

子射

食亦切下射之同

其元

王中厥目

復陽長之卦陽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故離為諸侯又為目

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射其元王中厥目

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乃皆左右相道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

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

以其族夾公行戶陷於淖藥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

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去師為御

離局姦

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潘尪之黨與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蹲聚也

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

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

夢射

亦食

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

必楚王也射

石

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

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

為國故子必射

社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

丁仲車折軼晉師乃止藥鉞見子重之旌曰楚人謂夫旌

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

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

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

之使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攜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

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

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祭夷傷補卒乘繕甲

兵展車馬也陳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

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

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

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

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

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

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十七年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

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又我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變卒晉厲

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

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

曰然十二月壬午長魚矯清涕魃抽戈結衽而偽訟者
三卻將謀於榭矯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逃矯及
諸其車胥童以甲劫藥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
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
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
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皆再拜稽
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

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游于匠麗氏藥書中行
偃遂執公馬召士臼士臼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
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晉討趙氏厥去其兵示不爲黨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馬用
厥也 一八年春藥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
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

衛侯復孫林父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十

四年衛侯如晉晉侯強

其文見賢編

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

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
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君
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八年

宋華元來聘聘伯姬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九

年春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
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
以及嗣君施政以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
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楚伐莒莒無備而潰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
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幾有唯然故多大國矣

唯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其封疆者有縱暴者莒人當唯此為命

勇夫重

直龍閉

況國乎

九年冬楚子重伐莒圍渠丘渠立城惡衆潰

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鄆無備也君子

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

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長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

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

怪若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

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十一年

晉敗秦師于麻隧

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晉卻驪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春

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

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

才用

王以爲介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

受脤市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篤在養神篤在守業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爓頌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

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

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

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

穆之成也文公躬擗

志

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

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脗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

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

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

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

文公即世穆為不弔幾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殽地奸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
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
是以有散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
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
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概翦我公室傾
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子納公雍我是以有
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果川俘我王官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

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

乎君亦不惠稱

證

盟

稱晉望而盟

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

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
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
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
弃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
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

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

應對之應

且憎是用

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

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

穆康共

楚三

王

成穆莊

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

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

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承君之意寧靜諸侯

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

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
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
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偃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
佐之卻縠御戎欒鍼鉗爲右孟獻子曰晉帥所乘和師
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成肅公卒于瑕

十三年

曹負芻殺太子自立

麻隧之役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子使公

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

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宣公子臧時欣

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

邑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

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于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

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遂逃奔宋 十六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十四年

衛孫甯之亂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衎以爲大子
定公卒夫人姜氏旣哭而息見太子之不衰也不內酌
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
呼天禍衛國也夫我不獲鱗市也戀使主社稷大夫聞之
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
而甚善晉大夫 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
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

俊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俊亡之本也

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橫衡

不順道
必毀折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

朝日盱不召而射亦食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文子公飲之酒使

大師歌巧言之卒章無拳無勇
職為亂階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

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故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

我矣弗先必死并必改帑奴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

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

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闕出公使

子蟜居表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

公如鄆絹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

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初尹公佗徒何學射於庾公差庾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庾公差曰

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鞫其俱反而還尹

公佗曰子爲

于偽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

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

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

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鄉以爲師保而蔑之二

罪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

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

社稷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

執事曰有君不弔

也恤

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
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
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

謂愍其
不達

厚孫歸復命語

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
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來寄衛侯

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用才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
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齊唁衛侯

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晚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墮神之祀百姓絕望

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帥保之勿使過度是

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

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

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

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傳言庶人諺商旅於市

旅陳其貨
示時所尚

百工獻藝故夏書

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

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

人肆於民上以從

用子

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晉

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

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

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

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

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五年秋衛獻公入于夷儀冬自夷儀使與甯喜

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儀 大 叔

曰嗚呼詩所謂我躬

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

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

奕 圍 棋 也

其何以

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

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二十六

年獻公使子鮮爲

于

復辭敬妣强

其

命之對曰君無信

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以公命與甯喜

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

瑗

于

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闕出告右宰

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

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反曰君

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

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

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

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

克伯國傷孫甯子出舍于郊欲伯國死國人召甯子甯

子復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刺及大子角孫林父以戚如

晉甲午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

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使讓大叔文子曰寡

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

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

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

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

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人侵戚東

鄙孫氏愬于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六

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六十以與孫氏晉人執甯喜

北宮道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晉獄官秋齊

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

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
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
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
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
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
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
矣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鸞之御馬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
侯義取求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求猶謂爲臣執君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

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攻也 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

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
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 預知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
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
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
而夾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于鮮曰逐

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

無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邑晉不鄉衛

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

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

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音歲 練練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

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 邑非四井

之邑論語稱十室 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邑故死臣懼

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
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
二十八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
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十五年

桓族亂宋

秋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
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

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戊恤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

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

於睢上華元止之不可乃反左師二司寇二宰出奔楚

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奮爲司寇以靖國

人十八年楚子辛鄭皇辰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

人鱗朱向帶魚府馬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

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

不敢貳矣大國無厭

平

鄙我猶憾

我事之以我爲鄙邑
猶不足此吾患也

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虜亦吾患也今將崇

諸侯之姦而披

披

其地以塞夷庚

夷庚

吳晉往來要道

逞姦而携

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

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楚子

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

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師救宋遇楚師

於靡角之谷楚師還

畏晉強也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

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

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

馬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
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元年春圍宋彭城彭城
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十六年

宣伯間魯于晉

鄆陵之役卻擊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藥廩來乞師戰
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墮
回徒 宣伯通於穆姜 成公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

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聽命姜怒公子
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
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
伯使告卻犇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犇將新軍
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
侯會于沙隨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
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
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

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食使者而

後食

上音嗣

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

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
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
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公還待于
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
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

之矣若去幾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

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

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

亡而為讐治之何及卻犢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

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

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

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

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愛謀請邑

國家不貳

舊月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

善人也于其圖之乃許魯平赦李孫冬出叔孫僑如而

盟之僑如奔齊季孫及卻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不誅

獨與謀

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十

孟公母

通僑如使

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

十七年

齊國佐殺慶克齊殺國佐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

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

乘輦而

入于閔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

鮑處守

高无咎鮑牽

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

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則鮑牽而

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弱無咎

齊人來召鮑國

而立之初鮑國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

其俱

須吉

以讓鮑國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

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勝佐于欲討國佐故使之居外

十八年春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書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

封佐克于

既齊侯反國

弱使嗣國氏禮也

聲伯夢涉洹

初聲伯夢涉洹

桓

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

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
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
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
之莫而卒

楚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鄢陵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麇虺

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八年

晉立悼公

晉欒書中行偃弑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從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逐不

臣者七人

屬公要臣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

立二月乙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

廢滯

起舊德

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

用時用民欲無犯時

不縱欲

使魏相

息亮

士魴魏頡趙武爲

卿荀家荀會樂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武子之法右行辛爲

司空使修士爲之法弁糾

樂糾

御戎校正

主馬官

屬馬使訓

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

車右官

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

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
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
之司馬使訓卒來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驕屬馬
使訓羣駒知禮來馬御來車之僕六駒六閑之駒周禮
諸侯有六閑來車尚禮容故訓羣駒使
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
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
百人之帥旅五百人之帥民無
謗言所以復霸也

襄公

二年

齊滅萊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

所白切簡也

馬牛

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靈公之爲靈也夏齊姜

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爲櫬與頌琴

雅喪送喪物

李文子

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

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李

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

昇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六年齊侯

滅萊萊恃謀也

略風沙
衛之謀

晉和戎服鄭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非異人任士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

言盟
誓

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鄭伯賙卒於是子罕當
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

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
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
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
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
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
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夏之方衰也后
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

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斃危圍而用寒浞

杜寒

浞伯明氏

伯明氏
寒君

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

之夷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

弄其民而虞羿

虞樂

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

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亨之以食似其子其子

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夏道
臣

奔有禹氏浞因羿室生澆

五及殪并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

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古

處殪于戈靡自有禹氏收二

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

直呂反
少康子

滅殪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

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

九州經啟九道

九州之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

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

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

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

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

聚居

賁貨易土土可

賈古馬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

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

兵不頓四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八年鄭子

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

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

寧矣子國怒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

將爲戮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子矯

居文

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兆卜詢謀也
職主也言既

卜且謀多則競作
羅細之難無功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

矣姑從楚以舒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

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

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三年
會難

澤五年戚又城祿
七年鄒八年邢立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

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

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

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

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匪彼也

請從楚

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知武子使

行人子負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行人也

告于

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

侯以見

賢偏

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

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

詩人以興女色感則哀衆士宜及時求之宣子欲晉

及時討鄭

季武子曰誰敢哉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

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實將出武子賦彤

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

於用

受彤

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白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

命九年冬諸侯伐鄭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

成

餓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首圍鄭鄭人恐乃行成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

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魚廢切
息也

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同

盟于戲

許

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

公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子門

子 卿通

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晉命是聽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

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

之使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

辛苦墊隘

女頌 統

無所底

言

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

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安言焉若可改

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

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

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

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

鄭以諸侯復伐之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

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

歲一星十二周天

國君十五而生于

冠而生于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武子對曰

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裸灌也酒享祀先君

以金石之樂節之

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

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

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

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十年師牛首十一年師向其杖伐鄭自是鄭服十

年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子斯毋無衛侯救宋

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子駟曰國病矣子展

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

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

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

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
耳于犬丘九月諸侯伐鄭已百師于牛首城虎牢而戍
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
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本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
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藥
麋曰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
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
退退楚必圍我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

樂鯨欲伐鄭師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
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
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一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
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
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
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
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
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

而伐宋可矣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師于向鄭人懼乃

行成秋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

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

積歲不分

毋壅利毋保姦毋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

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

蒲比

其

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

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

使良霄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

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

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十二月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

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苦師觸師蠲廣車

軌勝車兵溥十五乘溥偶也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

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及其罇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三年冬鄭良霄石彘

猶在楚石彘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

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

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

使歸而廢其使

上文下所更反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

怨其

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三年

楚伐吳所獲不如所亡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

簡選

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

力帥組甲

漆甲爲組文

三百被練

練袍

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

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

魯襄公始朝晉

公如晉始朝也盟于長檣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
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
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祁奚請老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
之對曰赤也可職子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

爲此舉其偏也屬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
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
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馬

陳服于晉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楚子辛爲
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

故也 四年春楚師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

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

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

猶有咎况小乎 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

實侵欲焉乃殺之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

挺挺我心局局

工迥切
明察貌

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

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伐宋封魚石背盟敗鄆陵殺子
反公子申及壬夫欲以屬諸侯

夏書曰成允成功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
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
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
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
子囊圍陳會于鄆于以救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
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
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
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魏絳戮揚干之僕

難澤之會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

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
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
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
食似使佐新軍

四年

穆叔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

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
使行人子負云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
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
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
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
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
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
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魯始髻

冬邾人莒人伐鄆臧紇

發限

救鄆侵邾敗於狐駘

臺

國人

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

性麻髮合營也將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髻而已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五年

季文子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

具也

家器為葬備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
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子賜可不謂
忠乎

七年

三卜郊不從免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
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
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晉韓獻子請老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九年

宋災

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

備火之政

使伯氏司里火所未

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

草器

揭

音上舉具綆缶

汲器

備水器

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

具正徒

徒役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令救火

使華

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討治也令右師具官屬

向戍討左亦如之使

樂造庀刑器

刑書

亦如之使皇鄭

云

命校正出馬工正出

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

魚

庀府守

府六官之典

令司宮

巷伯警宮二師

右左

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

城積

陰故祀之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宋災於是

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

又竹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鷄火心為大火

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辰月

鷄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戌月大火星伏在日丁夜不得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

陶唐氏之

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

主大火

代闕伯居商丘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

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穆姜薨於東宮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二艮上 艮下史曰

是謂艮之隨三三三震下 兌上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

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
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

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姤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秦景公乞師于楚以伐晉

秦景公使士稚韋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息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

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
營稟焉以爲政范臼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
起少於欒黶也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
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之矣雖
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
晉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十年

公會吳于柤

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天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晉滅偃陽

晉荀偃士臼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

側人

紆恨

發挾

鳥穴

之以出門者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
純多力扶舉縣門以出之

以甲以爲櫓大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

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秦堇謹父登之及堞而

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

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臼請班

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予

予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

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

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也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

庚寅荀偃士臼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

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啟寡

君羣臣安矣其何旣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

封也其何罪大焉乃子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偃辭荀偃士臼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

以旌夏大旌也題識以大旌表識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

而還及著雍於用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

營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

侯有間以偃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師

歸孟獻子以秦董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盜殺鄭執政

秋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九月子耳侵宋北

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

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簡孤知故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初

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

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

爲田洳司氏堵者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作

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

徒冬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

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

孔知之故不死子西子駟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

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

子為門者

置守門

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

非

完守備成列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

之殺尉止子師僕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翮司齊

子臣

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

各守位職以受法不得與朝政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

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

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

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

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

衆而後定 十五年鄭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

產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茂 師慧 師樂 公孫

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翮司齊與之良司臣

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

慧過宋朝將私馬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馬相曰朝也

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馬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

易淫樂之矇易以鼓反言不爲子產殺二盜 子罕聞之

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輕國相

固請而歸之 十八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

起楚師以去之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矯伯有子

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

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

下而還 十九年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

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

然子革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子良圭媯之子也圭

父

父

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子然士子
孔卒司徒孔實相息亮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
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使子展當國子西
聽政立子產爲卿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
晉侯使士臼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
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臼聽之王叔之宰曰筆

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

東遷吾七姓從

才用

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旒

息營

之盟

赤牛

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

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寵臣

專刑不任法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箠門圭竇乎唯大

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
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十一年

季武子作三軍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
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
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取其子弟之半四分
其乘之人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爲臣

盡取子弟以
父兄歸公

不

然不舍

不如是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此盟詛之本言

昭四年叔孫穆子卒

季孫謀去中軍

五年春舍中軍卑公室也

季孫稱左師孟氏稱

右師叔孫自以叔孫為名

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

季氏不欲親議初二家發之又

取其令名也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一季氏盡征之

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

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

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

甫之衢受其書

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十二年

吳子壽夢卒

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

文王廟

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

於外

於城外
向其國

同姓於宗廟

所出王

同宗於祖廟

始封

同族於

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臨於周公之廟

靈王求后于齊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妻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汝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逆

王后于齊

十三年

晉侯蒐于緜上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

曰伯游長

荀

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

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
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

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
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
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唯永其是之謂乎周之
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
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
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

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
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楚共王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
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
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

春秋謂祭祀
窀穸謂葬埋所

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子囊卒

十四年楚子囊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

謚共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

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吳侵楚楚敗吳師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
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

覆扶又反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
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十四年吳
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

退吳人

伐楚
喪故

十四年

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自是晉敬魯使

春會于向將執戎于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

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古華州乃祖吾離被苦或占

蓋戶臘切苦別名爾雅白蓋曰苦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

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曰剖今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

與焉與預音上同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

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毋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豺狼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
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
焉於是乎有轂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之
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以從執政猶轂志也豈敢離邊它今官之師旅無乃實

蒲北

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
魯贈莫馬賦青蠅而退宣子辭馬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
益敬其使

吳公子光之亂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

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
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
舍之 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九
年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
弑之 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
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閭戕戴吳天似啟
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
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

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

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昭十五年吳子夷末

卒 二十年楚伍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王公子僚

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負曰彼將有他

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賢鱗設諸馬而耕

於鄙 二十六年楚平王卒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

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僚母弟使延

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

尹麋

九倫

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

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與王馬之屬

杖人

以濟師與吳師過于窮左尹卻宛工尹

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

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

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

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月光伏

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

王親也夾之以鉞

說文鉞也

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

生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鱗設諸冥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晉伐秦遷延之役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志在必濟

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

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
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
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
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
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師歸晉侯舍新軍禮

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十九年四月鄭公孫臺卒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晉盡殺欒氏之族黨

此役也欒鍼

鍼

曰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

路將下軍鍼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

釐弟二位謂釐

反藥廩謂士白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藥氏乎藥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藥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廩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二十一年初藥桓子娶於范宣子范鞅以其亡也怨藥氏故與藥

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

盈母宣子女
免後祁姓

與

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

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

欒

而專政矣范鞅爲

之微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

爲下卿宣子使城晉

直據

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

于商任錮欒氏也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冬會

于沙隨復錮欒氏也

二十三年晉侯將嫁女于吳齊

侯使折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藩車有障蔽者

納諸曲

沃藥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午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
曰今也得藥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
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
之四月藥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藥盈
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侍坐於范
宣子或告曰藥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
必無害也且藥氏多怨子爲政藥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藥氏所得其唯魏

氏乎而可彊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

鮒使宣子墨繅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

宮有臺觀
守備者

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

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

吾子鞅請驂乘持帶

驂乘必持
帶恐墮

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

命驅之出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

也著於丹書

罪沒為
官奴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

豹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焚

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

短牆

而待

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來公門宣子謂鞅
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
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冬十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
欒氏之族黨

吳敗楚歸師

楚子爲庸浦之役故

前年

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

還于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

擊之楚人不能救吳人敗之獲公子宜穀

淝梁之會

冬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十

五年夏齊人圍成貳於晉故也 十六年晉平公即位

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淝古梁命歸侵田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

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

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

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秋齊師圍郟孟孺子速
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
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
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
庶幾乎此執事之間乎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
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
此見范宣子賦亦鴈之卒章宣子曰勺在此敢使魯無

鳩乎 十七年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防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

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

禮於士以杙扶鳥穴其傷而死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

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

隊於前跪共委而戴之奉茅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

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

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

二鼓而禱沈音鳩玉而濟冬會于魯濟尋澳梁之言同

伐齊齊侯禦諸平陰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陳直之輿曳柴而從之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隊而殿殖綽郭

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

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亦食殖綽中肩自後縛之其

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其甲面縛坐于中軍之

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

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詩趙武韓起以

上軍圍盧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孟莊子斬其搯勅倫反以為公琴州綽門于東閭左驂

迫還旋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下駕將走邾棠大子與郭

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社稷之主

不可以輕造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

鞅乃止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
今五年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
之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
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
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
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
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

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山名之下甚雨

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

無功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在西北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九年

春諸侯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

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

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五匹為束四匹為束先志吳壽

夢之鼎荀偃瘳但丁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於病目出

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去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

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與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

事主猶視藥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復撫之

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

曰吾淺之為大夫也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

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

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

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

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

計功

舉得時
動有功

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

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

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

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

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夏五月齊靈公卒晉士臼

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冬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

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叔向曰

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年夏于澶淵齊成故也二十一年晉欒盈

出奔楚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

勇爵

以位命勇士

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

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

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

言射得之

十五年

宋向戌尤孟獻子之室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楚能官人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蔣爲子馮爲大司馬

公子囊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居勿到為莫敖

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廩尹以靖
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
則民無覿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
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宋子罕弗受獻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玉人以為
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

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
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
爲于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二